

四代人的信仰历程（四） 如此兄弟

微尘

饭店的门槛有点高，老和尚挑着药箱跨门槛有些吃力。阿明见了，走过去接了药箱。老和尚谢了阿明，在他桌边坐下，点了菜，两人边吃边聊起来。老和尚是个游医，常来广州买些中成药，挑到病人就医不便的乡下和小镇给人看病。最近，他去了趟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乐昌，听见一些趣事，跟阿明说起来。薛岳在长沙打仗，老爸病重，没告诉薛岳，怕儿子知道了分心。国难当头，普通人能做的也就这么一点点。打完仗了，老爸死了，薛岳回家奔丧，族人骂他不孝，不准他进祠堂。几个明白人好说歹说，族人总算通融。阿明刚从长沙回来，一肚子故事也想说给人听。一个和尚，一个伤兵，说起战事，聊到兴头上，阿明挽起裤管，给老和尚看他腿上的伤疤。

老和尚阿弥陀佛一声，冷不丁地说，“我年纪大了，药箱挑着吃力，你帮我挑药箱，我教你医术。这乱世，我这身七衣可做你的护身符。”

阿明犹豫了。家乡沦陷，回去，日本人十有八九要找他麻烦；不回去，上哪？兜里没剩几块钱，吃饭都成问题。跟着老和尚，不愁吃不愁穿，还能学点医术，以后有个谋生的手段，挺好。可是，爸妈给他定了亲，他不回去成亲，跟着老和尚算啥？

“我是家里的长子。”阿明说。

“你老大不小，想早点结婚生子？”老和尚不以为然，“我又没说你跟着我就不能回去结婚。你们福建人最无情无义，我们广东人不把女儿嫁给你们福建人。”

阿明讪讪地笑了。都说出家人四大皆空，这个老和尚有意思，自己无妻无儿也无女，管什么广东人嫁不嫁女儿给福建人？不过，老和尚人挺好的，不如先跟他学点医术，攒够路费，再回家成亲，阿明打定主意。

老和尚边摇铃铛边吆喝，走在前面；阿明挑着药箱，跟在后头。患者听见铃声和吆喝声出来，老和尚就给他们看病。阿明手脚勤快，很快成了老和尚的得力帮手。他脑子好使，老和尚也愿意教，他渐渐懂了些药理。两人走的地方多了，药箱渐渐空了，这天来到博罗。

“老医馆，回来啦！”一个老头跟老和尚打招呼，瞅瞅阿明，问这位靓仔是谁？老和尚说是他的帮手，跟了他不少年头，头一回来博罗。阿明暗暗纳闷，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他跟老医馆才几个月，咋成了不少年？

老和尚来到一座房子前，开门的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，甜甜地叫他“阿爸”。

阿明糊涂了。老和尚有家有小，为啥出家？既然出了家，为何又念着家？

原来，老和尚年轻时是个书生，生在秀才不如兵的年代，有抱负，实现不了，遂心灰意冷。一个四川和尚云游，刚好经过他家，他就剃了头发，跟四川和尚走了。四川和尚懂些中医，他跟着学。师徒二人云游各地，给人看病。一次，他们遇到一对落难的母女。年轻的他动了怜悯心，师傅见了，就对他说，“你尘缘未了，不如娶了女孩，照顾她妈。人常行善，佛在心中，强于守清规戒律。”他娶了女孩，一半时间在家，一半时间出外行医。他脑子活，除了会师傅教的接骨的方子，还去广州批发西药丸，这样能看的病就多了。他的独生女阿秀，五四运动那年生的，属羊，到了嫁人的年龄，他想招个上门女婿。只是条件差的，女儿看不上眼；条件好的，又不肯倒插门。女儿的婚事这么拖着，他出外行医，多留了个心眼。

老医馆不做游医，开诊所，挽留阿明，阿明就留下来帮忙。阿秀自幼跟阿爸学得一手精湛的医术，尤其擅长四川和尚传授阿爸的接骨术，成了诊所的主力。阿明刚开始给她打下手，跟她学医术。两人日久生情，准备结婚了。

老医馆对阿明说：“你们福建人最无情无义，你得发誓，答应我三个条件，我才把阿秀嫁给你。一、这个寓意开过光，师傅给我的，你戴着，对着菩萨发誓，一生一世做菩萨的人。二、你发誓这辈子只娶阿秀一个。三、你不能回福建老家。”

阿明答应了老医馆的要求，娶了阿秀，做了上门女婿。老医馆老了，阿明和阿秀接过诊所。

日本人被赶走了，中国的天变了，老医馆也死了。

阿明跟阿秀说，他想回去看看父母。阿秀心里为难。阿爸说福建人最无情无义，阿明也发过誓不回福建老家。阿爸没死，阿明从来不敢提回去看父母；阿爸死了，阿明就说要回去看父母，这不是欺负她？怎么办？答应吧，万一阿明一去不复返，那可如何是好？不答应吧，两人做了十多年夫妻，儿女成双，她总不能一辈子把孩子他爹当贼防吧。或许少给他点钱，等他钱花完了，就会回来。

阿明软磨硬泡，阿秀答应他回家看父母，她一个人先挑起诊所的担子，孩子也不小了，又懂事，能帮点忙。下半年，儿子念初中，女儿上三年级，两人都想以后去广州念医学院，长大去大医院做医生。开学后家里会忙起来，阿秀叮嘱阿明快去快回，阿明答应了。

到了家，阿明才知道爹娘走了，前后相差几个月。当兵那些年，他回来看过爹娘；到广东做了上门女婿，他再没回来过，也没捎过信，家人以为他当了炮灰，爹娘想他想到死。阿明失声痛哭，心想要是阿秀痛痛快快让他早点回来，他或许还能见娘一面；娘要是见到他，一高兴，或许还活得好好的。都怪...

阿明花钱买了墓地，又请道士做法场，再请来亲戚和老乡，热热闹闹把父母葬了。家里的房子还是他贩毒挣钱盖的，两个弟弟结婚，分了房子，勉强有个住的地方。三弟结婚没房子，只好倒插门。两个妹妹也嫁人了，日子都穷得叮当响。

阿明又住了些日子，准备回博罗。他的五个弟弟妹妹一合计：大哥能干，会挣钱。这些年，大哥挣的钱都给那个广东婆娘花了，没他们的份。大哥回趟老家，那个广东婆娘也不让他多带点钱回来。这些年，他们日子过得苦哈哈的，爹娘死了没钱下葬，他们在人前抬不起头，都因为大哥缺席。这次大哥回来，不能让他再走。那个广东婆娘，外人；他们五兄妹，自家人。大哥怎能为了一个外人，撇下他们？

他们趁阿明睡着了，拿走他的衣服，锁上房门。

“快开门，把衣服还给我。我老婆孩子在博罗，得回去。博罗离家不远，我以后常回来！”阿明说。

“博罗到我们湖南镇坐车要坐好几天，我们不能让你走。你十几年都不回家，要是走了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你。我们福建人拜关公，关公说兄弟是手足，老婆是衣裳；衣裳可以换，手足不能分。”他们回答。

阿明说好说歹，弟弟妹妹们就是不放他走。阿明也不敢闹得动静太大，志愿军在前线打美帝，美帝的军舰开到了台湾海峡，老蒋叫着反攻大陆，国内到处在抓特务，肃清反动的残余势力。广东福建离台湾近，肃反搞得如火如荼。阿明见过一个替国军做过事的人，被当成特务抓起来。人民群众有智慧，马贵，就用松树代替马，反正山上松树老多了。那人的四肢被绳子拴在松树上，然后松树被放倒，人就活活的...阿明见了，心惊胆战，愈发佩服老丈人英明，一到博罗，就叫他把当兵的那些事烂在肚子里，逢人就说他跟着老和尚很多年。他这几个弟弟妹妹脑子不好使，村里也有人知道他被抓壮丁。这事要是被捅出去，恐怕他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阿秀，见不到他的孩子了。

刘家五兄妹商量，留住大哥的人留不住大哥的心，不是个法子，得给大哥找个女人，拴住大哥的心，别让他整天想着那个广东婆娘。三弟说，大哥过了四十，不好找。小妹嫁到镇边上的村里，就说，找不到黄花闺女，找个寡妇也行。镇上游家有个寡妇，大哥属鼠，游寡妇属羊，小大哥七岁，人长得也好。

“那个游寡妇信耶稣，孩子跟着她信耶稣。赶礼拜天，她的大女儿大儿子带着弟弟妹妹上教堂。大哥要是娶了她，跟着信耶稣，忘了祖宗，还会顾我们？”二弟不干。

“信耶稣的，有什么好怕？女人嫁了人，不就忘了耶稣？”小妹说。

游寡妇会忘记耶稣吗？或者，耶稣会忘记游寡妇吗？欢迎关注下集。